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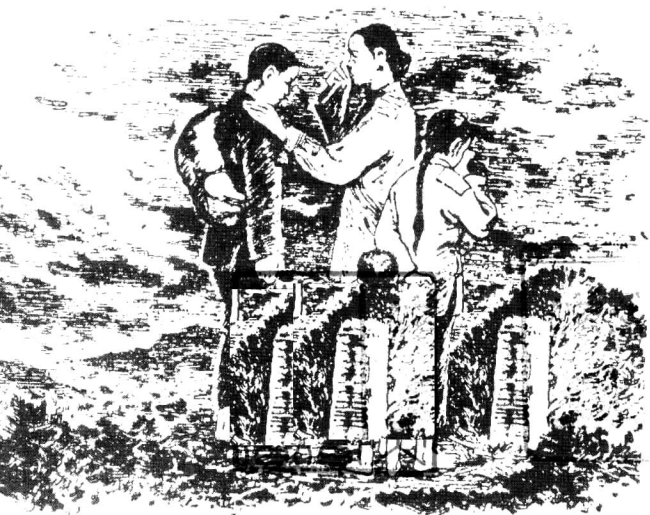
松柏長青

吳南生 著

羊城晚報出版社

松柏长青

吴南生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松柏长青 / 吴南生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651-792-5

I. 松… II. 吴…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6150号

松柏长青

插图 林 壖 汤小铭 陈洞庭

责任编辑 罗贻乐 赫子仪

责任技编 汤卓英

责任校对 雷小留

装帧设计 山 内 江广绵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罗贻乐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朗大车工业区东槿片)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8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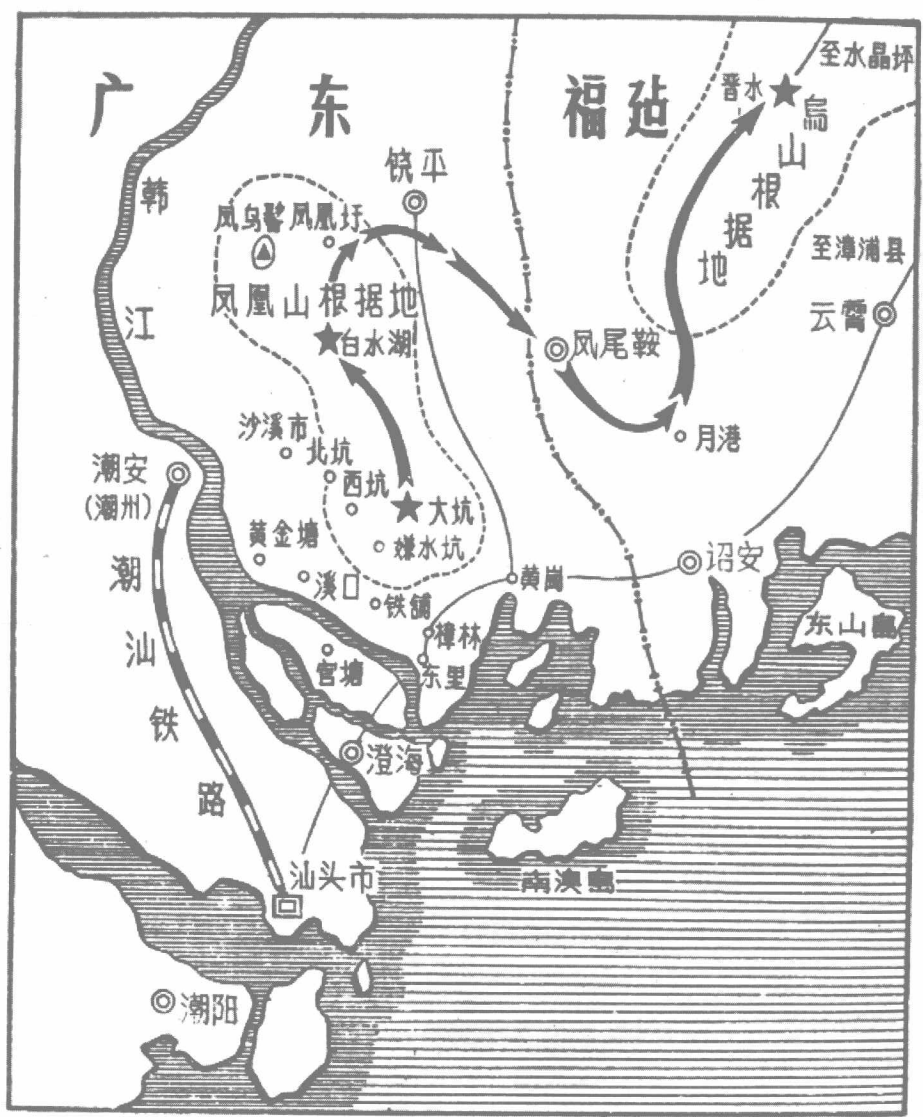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80651-792-5/I · 78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凤凰山—乌山示意图



----- 根据地范围 ———> 独立营行军路线

“红军阿姆”的生活画卷

秦 牧

《松柏长青》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是一部交织着血和火、爱和恨、激情和热泪、怒吼和颂歌的书；我作为一个曾经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在它的新版修订刊行的时候，特写下重读后的感想，就算是一篇“前言”吧！

不是亲身参加过长期革命战斗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书来的。作者吴南生同志，是少年时代就在闽粤边区战斗过的老干部。解放以来，许多曾经出生入死，有过丰富战斗经历的共产党员，为我们写下了许多响着时代强音、记录了历史脚步的革命回忆录和英雄人物传记，这些大放光彩的好书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宝库。《松柏长青》，就是它们当中的一本。

《松柏长青》，1958年发表时曾经叫做《革命母亲李梨英》。它是记叙一个为革命贡献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婿、一个女儿的生命，自己也鞠躬尽



瘁、屡濒死境的农村妇女的生平事迹的。这样内容的书，如果它的名称叫做《“红军阿姆”的生活画卷》，或者《一个农村革命妇女的传记》，也都合适。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中，在中国大地上，什么地方没有革命母亲们的踪迹！当年，在井冈山，在延安，在河北平原密如蛛网的地道里，在大江南北河汉纵横的水乡中……在一切革命人民和敌人进行过英勇搏斗的地方，都有革命母亲们巍然屹立着。她们把儿子送到部队里来了。她们深夜一针一线为人民子弟兵做着鞋子，她们在头发里藏着情报闯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她们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厉声骂贼，慷慨献身，义无反顾。儿女献出了生命，她们抹干了眼泪又再挺身战斗，这样的母亲的形象，就正像我们在电影里常常看到的：在硝烟滚滚中，她站在高处遥望远方，斑白的头发在风里飘拂，鲜血正顺着嘴角涔涔滴下而她却那样坚定，眼光里时而流露出对人民子弟兵深沉的热爱，时而迸射出对国内外仇敌强烈的憎恨。这一类革命母亲的风格，总是寓伟大于平凡，寄壮丽于朴素，在一般的日常事迹中显示了她们心境的崇高、深邃。像这样本来寻寻常常的农村妇女，后来成为了不起的人民英雄，从又一个方面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反动势力压迫的残酷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如何深入人心，波澜壮阔。这样的革命母亲，在中国是涌现过千千万万的，这本书写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就是这么一个，也很可以让我们想见千千万万革命母亲的高风亮节。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大大小小都习惯朝着这样的英雄妇女喊“母亲”、“奶奶”。也让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在心头永远纪念着这样一群伟大的革命妈妈吧。她们好些人也许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子女了，我们，一切心头常常铭记着革命先行者恩泽的人，都是他们的儿子和女儿！

《松柏长青》，写的虽然是闽粤边区的革命事迹，更严格地说，是潮州凤凰山区和漳州乌山山区一带，几个山村里革命人民的斗争事迹，而以革命母亲李梨英一家的经历，作为它的主线；然而，那个巨大的雄壮的历史背



景，却是被点染出来了的。南昌起义、起义军进入潮汕、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斗争、红军开辟福建苏区、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被作为历史背景一一提到了。作品以这些历史人事为经，以凤凰山和乌山一带的革命斗争为纬，织出了这么一幅既有远景也有近景的山村革命斗争的生活画卷。

《松柏长青》既是一部报告文学，又是一部革命回忆录。它记叙了真人真事，读起来使人感到翔实、曲折、生动，有强烈的真实感。它从李梨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写起，一直写到她出嫁成家，养儿育女，参加革命，亲人牺牲，自己入党；再写到她成为革命妈妈——出入枪林弹雨，解放后到北京走进怀仁堂，作为全国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代表之一，向毛主席敬酒的情景。一个早年在山村里经常挑着一大担山草奔跑山路的小姑娘，小时候经常为不断袭来的横祸失声恸哭；这样一个并不认识几个字的山村普通妇女，在她刚刚接触革命力量，倾心仰慕，送鸡蛋去慰问红军的时候，还得一一在鸡蛋上贴张红纸，图个“吉利”；然而，到了后来，她越来越成熟了，在亲人不断牺牲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昂然挺身战斗，在枪林弹雨中毫无惧色。革命队伍缺乏经费，她毅然把肚兜里的银元全部都献了出来。在派人到福建找党组织的时候，缺乏盘缠，她又果断地把手上的银镯子脱下赠送战友。她调理病人的时候，像一个老练的看护。她用自己通俗的语言向革命队伍进行鼓动的时候，又像一个出色的政委……她的成长是如此惊人，但我们读起来，却觉得顺理成章，完全翔实可信。因为《松柏长青》写出了生活真正的逻辑，写出了人物成长曲折的历程。李梨英经受过那样艰辛的童年，剥削阶级夺去了她娘家全部亲人的生命；在革命风暴中，她从打开盐栈大门的群众斗争浪潮中初次接触到共产党人，一见到这样的人物就使她永世难忘。以后，斗争的发展，她的大儿子参加了革命，她因而也就一步步接触了党和红军。革命的教育，战士的牺牲，亲人的受难，战火的锻炼，终于使她完全辨明了两个



不同的世界，选择了生活的道路，并从此始终不渝、勇往直前地跟着党走。强烈的真实感也就使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松柏长青》，在记述革命斗争历史的时候，丝毫不讳言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队伍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他如实地写了敌人的残暴行为，但又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高度统一。作者写敌人把牺牲了的革命战士的头颅割了下来，用铁丝穿起耳朵提着走；写敌人甚至把革命者在农村的妻子抓起来集体枪杀，然后挖个大坑埋掉。然而，更写革命队伍轰轰烈烈的斗争，山村群众拿起简陋武器就跑出来追赶仇敌，痛歼丑类；写即将就义的志士高呼口号时被打掉了牙齿，却把牙齿和血直吐到敌人脸上。基于同样的写作态度，作者不仅写革命者和敌人的斗争，还写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狠狠地批判了机会主义者，鞭挞了叛徒。这样的描写，既使人更深地体会革命的光荣崇高，也认识斗争的艰苦激烈。过去的胜利得来不易，今后的胜利也决不能靠侥幸获得。这种政治性和真实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能够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历史，并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面对一切事物。这绝不是那种把艰苦斗争写得像儿童游戏似的浮浅之作所可望其项背。因此，以饱含激情之笔写成的《松柏长青》，不仅是纪念一位革命母亲和一群革命战士的回忆录，从某一意义来说，它也是一本优秀的生活教科书。

像老干部写的这一类有血有肉的革命回忆录，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也竟然被搁在一旁，封藏起来，不让人看。那些“人面东西”的罪恶用心，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然而，除非不革命，否则，革命回忆录是一定要大行其道的。我们热烈欢呼一大批好书的出版，热情欢呼为革命母亲树碑立传的这本《松柏长青》的重版！

目 录

“红军阿姆”的生活画卷/秦牧 1

爹爹过洋去了 1

生死离别 8

分家 15

盐堆上的红旗 20

梅雨时节 30

喜事 38

发动 46

过年前后 56

西坑伏击战 65

金城的死 75

血海深仇 84

“我走的是山路！” 93

乌山在战斗中 102

“何鸣危险” 117

漳浦事变 129

新四军上前线 136

最幸福的时刻 158

后记 162

平凡与崇高 164

附录一 174

附录二 179

附录三 192

五十年再版后记 201





爹爹过洋去了

韩江从福建的西南部浩浩荡荡地流入广东，流向潮州城，流向大海。

凤凰山像慈爱的母亲送别着她那将要远行的儿子，默默地，一程又一程，伴随着韩江，也从福建的西南方迤逦蜿蜒地来到潮州城边。

从潮州城向东走，走过那座横跨在韩江上面不知有多少岁月的湘子桥，古老的官路穿越过平坦宽阔的韩江平原。被践踏得发光了的石板，一块接着一块，沿着田野，沿着疏疏落落的树林，一直伸向山边，伸向山坳里。赤竹坑水迎着官路汨汨地流入韩江。

在赤竹坑水的尽头，有一座不很大的乡村——西坑。官路在西坑乡面前闪过身奔向另一个方向，奔向远方。

西坑乡伫立在水边，伫立在群山的怀抱里，一年又一年不知经历过多少忧郁的年代。只有那村后山头苍翠的松林和村前桥下潺潺的流水，随伴着它遥送着从官路上走向远方的行人。

南方五月的傍晚，斜晖像胭脂般照红了一个个的山头，南风恋恋地追逐



着落日，摆弄着山麓的树枝，归林的山雀掠空而过，给这个衰老恬静的山村添上几分青春的气息。在山腰的小径上，一群少女正挑着一担担的山草走下山来。

沉重的山草像两座小山一样压在那一个年纪最小的女孩子肩上，薄薄的粗苧布衫浸透了汗水，她眺望着山坳里一缕缕的炊烟，一天的疲劳顷刻消失了似的，换了肩就加紧着脚步走。后面，女孩子们叫着：“梨英，停一停，别走得那么快！”梨英应了声，就把草担朝路边放下来。斜晖照映着她那微微泛着红色的脸，一对黑黑的眼珠镶在那美丽匀称的眼眶里，衬托着端正的鼻梁。晚风，轻轻地掠过她的鬓发。她揩拭着汗珠，仰望着山径上，同乡的姐姐们正个个停担歇息，一阵青春的笑声在山谷里回荡。

梨英默默地凝视着四围的群山。山，一个比一个高，在远远的西北面，傍依着落日的是凤凰山的最高峰——凤鸟髻；在东北边，俯视着大海的是秀丽的莲花山。梨英从小就爱山，山好像母亲一样，那么安详，那么慈爱。当她默默伴着母亲绩着苧麻，听着母亲讲述着祖先斩草开荒的故事的时候，常常激动地偷偷向山上望，“那大山上有些什么东西呢？能够到大山上去看一看多好啊”！幻想充满着这个女孩子的心灵。可是，一直到十三岁那一年，她还没有上过大山。

梨英的家里穷，爹爹李清和从九岁就卖身在戏班里唱戏，今年五十多岁了，依然在戏班里混日子。姐姐梨枝，比她大十二岁，十年前就嫁到邻乡去。哥哥梨贵，比她大七岁，在六年前也离了家到潮州城一家布坊里当学徒。家里只有母亲和她两人。

姐姐出嫁那一年，梨英只有五岁，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提着猪屎筐，带着猪屎夹，从西坑寨内到邻近的张厝角村，跟在母猪的后面到处跑，捡回猪粪去换米。每一次到张厝角，有钱人家的小孩子们都嘲笑她，欺负



她，有时还拦前跟后戏谑地唱：

“一丛韭菜一丛姜，
戏子出在西坑乡，
脸皮薄薄会唱戏，
男人假扮装娑娘。”^①

梨英每一次回来向着娘哭诉，娘总是噙着泪水安慰她：“孩子，我们家穷，惹不起人家……”

小小的心灵受到多么大的侮辱和委屈，她哭着问：“爹爹为什么要去唱戏呢？”

娘说：“你还小，不懂这些……是因为穷！”

“穷，为什么不种田？”

“种田？哪来的田呵？”娘搂着梨英，替她擦干了眼泪，可是自己的眼泪却掉下来了。

捡猪粪最怕遇着下雨天，家穷，没有衣服，一淋湿了就没有换的。偏偏潮州地方每年旧历三四月间总是爱下雨，有时一月半月连着下，这个时间正是三荒四饿的季节，米贵，番薯也贵，只靠母亲绩苧麻换点番薯吃，母女俩常常挨饿。中午时，娘煮点番薯汤，捞着薯块给梨英吃，自己站在灶边，背着女儿，光喝着汤。梨英的心里多难过，说：“娘，我不吃，搅匀了两个人吃。”母亲和女儿都哭起来了。梨英常常天真地想：“要有一块田就好了，有一块田，就有饭吃……”

就是饿着肚子，娘也常常一边绩苧麻，一边给梨英念歌谣，讲故事，娘的肚子里什么故事都有，一讲到高兴时就说：

^①“娑娘”，就是女人。



“梨英，等爹爹回家时叫他教你学唱戏。”

有时候又说：

“梨英，等爹回来跟他上戏班去看戏。”

可是，梨英就很少见过爹爹，也从来没见过人家唱戏。直到前年，也就是梨英十三岁的那一年，才看到戏班来西坑演戏，不过，不是爹爹那一班。

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六年，潮州地方大饥荒，一块光洋还买不到半斗米。前一年，西坑乡和靠近潮州城的西都乡因为迁祖坟闹了一场械斗，西都人丁多，财势足，一下子出动了几百人到西坑乡大打一顿，打伤很多人，还砍去了几颗人头。为了打这场官司，家家户户按人丁派款，梨英家里算两丁，要派二十块光洋。哪里来的钱呢？……官司还没了结，乡绅们又出了坏主意，说是乡里的风水不好才会这样倒霉，要盖个“老爷宫”^①，壮壮地龙，每丁再派十块光洋。乡绅们天天派出狗腿挨家逐户催款要钱，封门锁屋，牵猪捉人。母亲托了媒婆好不容易才把梨英聘了出去，得了四十块钱还这一笔账。从此，梨英就算是大坑乡林家的人了。

年底，神宫盖成了，请戏谢神，戏班到西坑乡来了，人们看着戏台上演出的悲欢离合，千愁万恨，也不如自己生活里所经受的痛苦多。

受聘的那一天，娘就给梨英说：“孩子，明天起别再去拾猪粪了。”梨英只是哭，她恨死了西坑乡的乡绅，恨死了西坑乡的有钱人。

从受聘那天起，两个年头过去了。两年来，梨英拼命学插秧、学割禾，跟着同乡的姐姐嫂嫂们上山割山草。她天天到山上，到田里，准备着当媳妇的一切本事。

①“老爷宫”，就是神庙。潮州土话叫神为“老爷”。



五月底，家家户户就要响镰刀，准备割早禾了。“有一块田多么好呵！”梨英眺望着群山又眺望着田野，像“凤鸟髻”一样一直沉醉在夕阳中。不知什么时候，一群群乌鸦飞旋着，接二连三停落在她身边的树梢上大声聒噪。西边天际，只剩下一抹淡淡的红晕。这时，山腰上的姐姐们才走下山来到梨英身边，一个个取笑着她说：“真不害羞哩，尽望着大坑发呆，再不走，等一会叫老虎吃掉你！”就一路笑闹着回到西坑。

穿过了祠堂边的小巷，一直走到尽头的一间小屋门口，几个女伴朝着竹帘里嚷：“清和婶，我们把梨英带回来还你了。”就各自朝自己家门口走去。梨英刚刚放下草担，娘掀开竹帘探头出来叫：“梨英！你爹爹回来了。”

昏暗里，看不清爹爹的脸孔，只知道爹爹坐在桌边向她微微笑着，亲昵地说：“梨英，爹给你买来一双红皮木屐。”

娘接着说：“梨英，你爹爹就要跟着戏班过洋去了！”^①梨英吃了一惊，虽然一年到头很少见到爹爹，但她怎样也舍不得爹爹过洋去。听人家说，那是千万里遥远的路途，乘着那颠簸的“红头船”，过了七洲洋，只见一片黑茫茫的海水，什么也没有，要一直走到天的那一边。爹这样一把年纪，怎能舍得离家到那么可怕的地方去呢。

爹爹正在用力敲打着火石，火石喷出星星的光芒，火花点燃了“纸媒”，刹那间，映着他那苍白的头发，还有那憔悴疲乏的脸。“纸媒”很快熄灭了，黑暗里，烟丝啞啞地冒出一一点红光。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随便买一双给你。”爹颤抖着双手，把红皮木屐

①“过洋”，出国到南洋群岛等地方谋生，叫做“过洋”，也有人叫做“过番”，意思是一样的。

松柏长青

——纪念革命母亲李梨英





递给梨英。“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向我要过，我答应过买给你的。爹穷，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出花园’。”

梨英从爹的手里接过了红皮木屐，心里又高兴又伤心，不知道该对爹说些什么才好。原来潮州有个风俗，孩子们到十五岁这一年七月初七就要“出花园”，表示从此长大成人了。有钱人家在这一天要给孩子做新衣裳，穿新鞋子，吃上全鸡，高高兴兴玩一天。梨英哪里敢想这些，只是小时候总盼望到“出花园”时能穿上红皮木屐。不知道盼了多少年了，没想到今天果然有了这样一双红皮木屐。她看着爹爹，爹的眼眶里饱含着一眶泪水；看着娘，灶里的火光照映在娘那苍黄浮肿的脸上，泪珠正一串串往下流，自己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下来了。

当天晚上，清和叔把戏班发下的安家费交给清和婶，再三嘱咐着要把这一笔钱给梨贵聘一门好媳妇，又再三嘱咐着不要让梨英太快过门去，他会尽快回来，等着合家团圆时亲自给儿女们料理亲事。一家三口，几乎谈了一整夜。

第二天清早，爹爹就动身回潮州城去，他的腰好像比昨天来时佝偻得更厉害，依依不舍地慢慢走过了村外的小石桥。梨英默默地跟在爹的背后，到快上官路的时候，清和叔才回过头牵着梨英的手说：“梨英，回去吧，别让你娘久等了。”

梨英说：“爹，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清和叔凝视着自己的小女儿，半晌，才从喉咙里吃力地回答着说：“一年半载也不一定，三年五载也不一定……”父女两人都忍着眼泪，谁也再说不出口第二句话来，一直到了快转过山边的地方，望着爹爹的背影隐没在柿树林里，梨英才抽噎着回家。



生离死别

清和叔随着戏班到新加坡后，来过一封“平安批”^①，就再也没有来过信。

不久，清和婶给梨贵聘了一门亲。

行聘的时候，邻居和近亲们都来贺喜，阴暗寂寞的小屋里好像突然变了样，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幻想。梨英母女禁不住一阵阵的高兴，细细商量着，等爹爹再来信的时候，就请人写信要他快些回唐山^②，好给哥哥办喜事。一谈到这里，娘就格外开心，娓娓地给梨英诉说着她童年的生活，她怎样学当媳妇。她希望未过门的媳妇能像她年轻时一样，勤俭能干，一家和和气气地

① “平安批”，华侨出国后寄回来给家人的第一封信。

② “唐山”，华侨称祖国叫唐山。因此，侨乡一带的人也习惯称祖国为唐山。